

農民

第四部

夏

農 民
第 四 卷
夏

波蘭·萊蒙脫著
費 明 君 譯

神 州 國 光 社

農 民

翻 不 所 版
印 准 有 權

定 價

民 國 三 十 七 年 十 一 月 初 版

著 者 波 蘭 · 萊 蒙 脫

譯 者 費 明 君

出 版 者 神 州 國 光 社
上 海 福 州 路 三 八 四 弄 四 號

第
四
卷

夏

瑪蒂亞斯·波利挪這樣的結束了他底最後。

勒帕猛烈地吠叫鳴咽，想要跑進屋子裏去而狂亂的向門跳撞，好一會，才把星期日中午正在貪戀早睡的人們叫醒，啣一下袖口跑向田野那面，立刻又回轉頭來，注意人們是否跟住自己後面過來，神情完全和發狂一般，好容易亨卡留心到這一點：

「尤茲卡，狗好像在告訴什麼事情呢，跟住牠去看一下罷。」

尤茲卡很有精神地跟住狗的後面，朝大路那邊奔跑過去。

狗把尤茲卡帶到她底父親屍骸那兒去了。

一看到屍骸，尤茲卡恐怖得大聲喊叫，哭將起來。聽到這哭聲，人們也立即飛跑過去。老波利挪底身軀早已冷而硬直，正用他那最後舉行熱烈祈禱時同樣的姿態，雙手向前舉成十字形，俯伏在地面上。

雖是如此，人們還依然在想使波利挪蘇生的一縷希望之下，把他抬到家裏。

然而，不中用了。橫在他們眼前的，僅不過是一具屍骸，除了使用對付屍骸的方法以外，就不會有別的手段。

悲慘哀傷的場面展開了。亨卡揪住頭髮盡情痛哭，尤茲卡也不住在牆上衝撞着身體哭號，維蒂克也和孩子們一起大聲哀呼，連狗的勒帕也在屋子外面高聲鳴咽出異常的怪聲長吠。鎮靜的

祇有長工比特，但他也在院子裏不安地到處的來回走動，或是眺望已經昇得很高的太陽，很久之後，這才跑進有自己臥床的牛棚裏面躺了下去。

老波利挪的屍骸，被安置在臥床上，猶如乾燥的土塊，或者是倒下的樹幹那樣的僵直，緊握的手掌裏還拿住少許泥砂，眼臉睜開，而那眼珠，却像恍惚地在凝視那天涯遠方的神聖的世界。

雖說如此，他底屍體中依然散發出難以名狀的淒涼的陰氣，看上去使人覺得有一種難受的哀愁，所以立刻就用白布遮沒了他的全身。

瑪蒂亞斯·波利挪的死，立即傳遍了全村，到太陽漸漸昇到屋頂上面的時候，已有很多的陸續不斷的弔客到來，揭開遮住的白布，窺望一下波利挪底臉龐，有的跪將下去，舉行祈禱，而有的因為受到死底悲哀淒愴的過分衝擊，茫然地垂下雙手沉默。

這其間，大家哀悼死者的悲嘆之聲，也正在不絕地連續。

這時候，阿姆勃羅司老爹來了，擠開人羣，走到安置屍體的房間裏去；而耶格斯丁卡老婆子和阿加泰老婆子——這老婆子也搖擺地匍匐過來，在屍體旁邊誦唸祈禱——一起對死者着手做最後的事務。收拾屍體的事，本來是阿姆勃羅司老爹底日常職務，如果在其他地方，那麼，他就會說上不少打趣的默話，泰然的輕鬆地工作，但是今天的確連這老爹底心情，也覺得很為鬱悶。

「無論什麼人有怎樣的幸福，也到此為止了。」阿姆勃羅司老爹一邊替屍體脫去衣服，這樣喃喃地說：

「所謂死神那傢伙，看來好像心計特別惡毒，他高興了，就抱住人底咽喉，攔人底耳刮子，把脚

指都翹了過來；這樣一來，人就祇好聽他擺佈，被送到墓地裏面去啦！碰上了他，無論是怎樣的英雄，也不能抵抗的了。」

耶格斯丁卡老婆子也沉浸在悲哀的氣氛中，發不出辛辣的談話，所以她說：「真是一個可憐的大老闆！不過活着的時候沒有受到好的對待，倒還是死掉的好囉！」

「是嘛，老婆子！不過誰又曾沒有好好的對待他呢？」

「不，並不是這個意思。大家對於照顧倒是很周到的。」

「無論怎樣，也不會有能夠照自己的意思過活的人。不管是大地主也好，國王也好，在這世界上總不能不碰到困難和勞苦。」

「這位老闆，雖然並沒有碰到過什麼困難和貧窮，可是，比這更苦痛的是……」

「說的不錯，說的不錯。困苦什麼的倒是沒有多大關係的，祇不過那心神的苦痛，實在是最難受的了。」

「對了，我也懂得這一點了！那雅格娜曾經那樣的對待過丈夫，而且，還受過自己兒子的忤逆不孝！」

「可是，」阿加泰老婆子這時停止了嘴裏唸誦的祈禱，插嘴說：「他底兒子們倒是些好人，不會有這種事情的。」

這樣，耶格斯丁卡老婆子就對阿加泰那邊尖聲的說：「你還是唸你的祈禱罷，這在你是最好的事情呀——你怎麼啦？看來，你這老婆子原來是隨口唸着禱告，心儘是在留意人家的說話！」

近的地方，用撕扯頭髮似的舉動搔着頭頂，哭出悲嘆的聲音：

「唉唉……爸爸死啦……爸爸死啦！」

哭泣的聲音也不祇是尤茲卡一個人，無論屋子裏面和外面都充滿了歎歎嗚咽之聲，無論那一個人都悲哀地痛哭，然而祇有雅格娜一個人，雖在嚟嚟地顫動着手足，可是也許是她底存在的深處受到極度的衝擊了罷，既不滴下一滴淚水，也不發出一些聲音，僅以朦朧的眼光到處胡亂地迴望，現出被異常恐怖的手所捕捉住似的表情而已。

不久以後，幸虧亨卡能夠努力抑制自己的悲哀，恢復自制心，雖淌着眼淚，也終於吩咐出各種主要的不能不做的事情。這其間到鐵匠夫妻來時，亨卡已經充分地安定下來了。

瑪格達立刻高聲大哭，而鐵匠詢問各種屑細的情形，亨卡一一的詳細回答。

「唉唉，總之上帝耶穌使他能夠這樣安穩地死去，實在是值得感謝的。」

「他，真可憐！因為死神追着他來抓他了，所以逃到麥田上去的，真是可憐！」

「昨天晚上我來看他的時候，還是和平常一樣的躺着。」

「是的。」亨卡說。

「沒有什麼遺囑嗎？一句也沒有嗎？」鐵匠揩着沒有淚水的眼睛，問。

「沒有一句也沒有說——我和往常一樣的替他蓋好被服，讓他喝了牛奶，就睡覺的。」

「這樣說來，爸爸是獨自一個人起來的了。如果有人一直不離開的看護他，也許是不會死的。」

……
「瑪格達吸吸的哭着說。」

「雅格娜是到她母親那兒去睡的，因為陀米尼訶瓦伯母近來受到很厲害的火傷。」

「又碰的這麼不巧——這也是沒有辦法的。」鐵匠說：

「無論怎麼說，這三個多月以來，就一直是在睡着等死的，反正是不會痊癒的了，唔，反正不會好，還是死來得安逸，想來，爸爸是在上帝保佑之下，毫無痛苦地死去的，還是值得感謝的呢。唔，祇能這樣的想着安慰一下了。」

「是的，高明的醫生也請過，很貴的藥也買過……沒有辦法的還是沒有辦法！」

「真是的！」瑪格達又嘆着氣說：「爸爸是個大農家的老閹，在村子裏也很有面子……」

「我認為最不滿意的，說是安笛克就可以回來的，但現在到了這樣，活着的時候就見不到面了，就是這一點很不過意。」

「那裏的話，就是安笛克也早已不是一個小孩子了，沒有看到他而死掉，也不會怨恨的。——最要緊的，倒是喪事方面的準備怎樣了啊？還是趕快做這個工作罷。」

「啊，對了對了——這種時候，如果有羅甫老伯在這兒就方便了。」

「啊，就是他不在這兒也不要緊的，用不到耽心，無論什麼我都可以幫助的。」鐵匠奮勇地回答。

他雖然裝出很悲哀的神情，可是和阿姆勃羅司老爹一起做替死者摺疊衣服之類的事情之間，很明顯地現出心中正另有什麼企圖的樣子。他短時中，在雜物室裏散亂着的羊毛捆以及其他許多東西之間，到處搜索，也搬過梯子爬到屋頂欄上去，說要拿下掛在那兒的長靴。可是這些時

間中，他底呼吸好像風箱一樣的吐着粗亂的氣息，猶如要吹散阿加泰老婆子大聲誦唸的祈禱，也不住誇張地說出死者生前的各種善行。然而，他底眼睛仍是不安定地到處尖銳地移動，他底手不是悄悄地伸到枕頭下面，就是滑進鋪在死人下面的被服裏去摸索。

耶格斯丁卡老婆子看着這個情形，終於厲聲地說：

「你在找什麼要緊的東西嗎？」

「無論怎樣都找不到，總得找下去囉！」鐵匠回答。於是他趁此機會開始公然找尋。正在這當兒，風琴師家裏的密卡埃爾慌張地跑了進來，要喊阿姆勃羅司老爹回去，但那鐵匠連對這邊看望的餘暇也完全沒有。

「阿姆勃羅司老爹，快些回去罷，教堂裏有四個小孩子來受洗禮，等在那兒呢。」

「讓他們等着罷，我無論發生了什麼事情，也得先替這兒的老闆穿好衣服。」

「啊，阿姆勃羅司，你還是回去的好！」鐵匠很想趕快的攆走這個礙事的阿姆勃羅司老頭兒，這樣大聲地說。

「不，我想要爲他做的事情，無論如何也要做的。這種大老闆的喪事，是不會常常有的。密卡埃爾！你到教堂裏去代我幹一下罷。」老爹把頭轉到密卡埃爾這邊：「叫當教父教母的傢伙拿上聖燭，拉着他們在聖壇四周滑略略的走上一會，那麼，你這傢伙的手裏就會有許多錢可以拿到——什麼？接着，又是叱責似的說：『你這傢伙，以後不是要當風琴師的第二代了嗎？連洗禮都不會，可怎麼辦哪？』」

這時，亨卡帶着馬秀進來，量取波利挪底棺木的尺寸。

「啊，尺寸量得寬大一點罷，就是死了，也不能讓他過於狹窄的。」阿姆勃羅司老爹說話的聲音中帶着悲哀的調子：「活的時候過的非常辛苦，死了以後，總得使他能夠舒服的伸伸手脚才好囉！」

「不錯，老闆真是太可憐了。」耶格斯丁卡老婆子也喃喃地說：「活着的時候，有這麼些田地的大老闆，還說是不夠，現在到棺材裏面，祇要用四塊板就足夠的了。」

阿加泰老婆子斷斷續續地唸着祈禱，淌着淚水，說起話來：「這一位……是個大農家老闆，喪事一定會辦得很有氣派的……世界上還有許多不知道會在那一道籬笆旁邊倒下去，斷氣死掉的可憐的窮人……祝頌您在很長的旅途上，永遠有聖光照耀……神聖的聖光遍照……」說到這裏，她又哭着誦唸祈禱。

馬秀什麼話也沒有說，僅是點點頭，量好棺木的大小，唸了一下祈禱，就出去了。這一天雖然是星期日，他也迅快地開始工作。木工的工具全都帶來了，儲樹的木板也已準備好放在屋頂攔上的，因此，他就在果樹園裏面，專心一意地製造棺木，爲了幫他做事而指使過來的長工比特，也努力地工作。

現在太陽已經昇得很高，投下光輝而又痛快的光線，早餐以後因了難受的暑熱，以致田野和果樹園一帶，白熱閃光的空氣都漾滿了炎熱的水蒸氣。

無論那裏，鬱然繁盛的樹枝雖在沙沙的搖曳，但有的僅不過像小鳥耐不住苦熱而在拍動翅膀的感覺。安息日的惰氣充滿在村子的每一角隅，在動作的，祇有那掠過地面飛翔的燕子，或是隣

村的人們趁着馬車到教堂去的車輪後面，有塵砂的灰霧在蓬蓬飛揚而已……這些馬車之中，有幾輛經過波利挪家的前面，他們便會特地停下來，向那開着的窗口或是大門口探出頭來，對喪忌中的家族表示弔意。

阿姆勃羅司老爹雙手忙碌而匆急地準備喪事。臥床被運到果樹園裏去，寢具之類被展開了，擺在籬笆上曬太陽。老爹過了一會走到亨卡那兒，告訴她應該去採集杉葉來焙燻死者的房間，使它清淨。●

可是這話聲並沒有聽到亨卡的耳朵裏去。她現在在用拭去最後淚水的眼睛，儘是注視道路那面，等候着安笛克也許會在這時回來。

然而，無論經過多少時間，也不見安笛克回來。亨卡終於決定叫長工比特到鎮上去打聽一些情形。

「就是叫他到鎮上去嘛，」這時剛從惠隆卡家裏搖搖擺擺地走了過來的老耄皮里郊，這樣說着告訴她「也是打聽不出什麼消息的，至多是使馬匹空辛苦一趟囉。」

「不過，我想到警察署去打聽的話，也許可以知道一些情形罷。」

「說固然是這麼說，星期日也是休假的。何況，空着手去呢，也不會告訴你什麼的。」

「唉唉！」亨卡覺得很難過，對姑娘瑪格達那邊，訴說似地說話：「怎麼好呢？我真不知道怎的，坐也不安立也不定呢，真是的……」

(一) 英譯本爲採集杜松，而所焙燻的是棺木。

「就是回來了罷，也不過又多湊上一些麻煩哪！」鐵匠接過去說話，一邊看了一下在屋簷下默坐的雅格娜。隨便怎樣的找尋也見不到錢袋的影子，他覺得很是焦躁，用吐掉骯髒東西也似的口吻這樣的說：

「況且，安笛克套過鐐鐐的腳，如果可以行動，一定會走得很快的回來呢！」

亨卡什麼話也沒有回答，又走到道路那邊去，仔細地瞭望。

這時候，因為舉行彌撒的鐘敲響了，阿姆勃羅司老爹就吩咐維蒂克替死者的長靴，好好地塗上了油，因為已經乾燥得不能穿着說了，便急忙忙地到教堂裏去。老波利挪的長靴，長時期地吊在一旁，已經乾得發硬了。

鐵匠和馬秀一起到鎮上去了，殘留在家裏的祇有婦人們和維蒂克幾個。維蒂克專心地把長靴子塗上油，放到火上去焙烘柔軟，也不時對尤茲卡這邊看望。尤茲卡已經哭得非常疲乏，聲音逐漸微小了。

道路上差不多看不到人影，大體上都聚集到教堂裏去了，即使是波利挪的屋子裏罷，除去阿加泰的誦唸之聲以外，也就什麼都聽不到了。誦唸的聲音全然像鳥兒啼囀，還同耶格斯丁卡老婆子所焙燻的杉葉濃煙一起飄揚，通過房間和走廊中搖曳之際，幽遠地傳揚開去。

一會兒，教堂那邊傳過來了舉行祈禱的聲音，正午的寂靜之中，讚歌的合唱，現在正和高調的風琴樂音，猶如遼遠的彼方播傳過來的妙音似的，縹緲而舒暢地在耳朵裏顫盪。

亨卡不能在家裏安定地鎮靜下來，於是走到籬笆門那邊去，在這地方開始誦唸祈禱，直到終

了爲止。

每一顆數珠在手指之間滑過，她底心裏儘是反覆地想着「死了——死了——死了。」誦唸的文句，僅不過在嘴唇上吐漏，而湧向腦海與心胸裏來的思緒，真可說是千紛萬亂，無數的不安危懼之念，也不絕地在頭腦裏衝激。

「田地三十二愛克，再加上牧場，還有一些森林——此外還有雜物室，貯藏室，家畜類……」她每次用愛着的眸瞳，對那橫在眼前的廣大土地上投射過去時，便吐出深切的嘆息。

「祇要拿錢付給他們就是了——那麼，所有的都可以掌握在自己手裏——和爸爸活着的時候一樣。」

這樣決定着想時，那自負與野心就奇妙地充滿了她底心，仰望一下太陽，甚至還在臉頰上漾出驕傲的微笑，繼續誦唸的聲音也高漲起來，胸膛在快樂的希望中波出悸動。

「什麼，就是這田地的一半，也不會交給旁人的——就是這屋子的一半，也都是我的東西！是我的——就是我一頭牛罷，也不准給人家碰到一隻手指！」

亨卡儘是這樣長時間地想着，唸着祈禱，把蘊結住淚水的視線，撒向那些被日光籠罩住的，錦繡似的輝耀的田地，黑麥長得非常繁茂的個所，鏽色低垂的麥穗在搖動。更黝黑的大麥田在日光下閃閃發光，掄出波紋。而那青綠明朗的燕麥部份，和開放黃色花朵的雜草混在一起，在焦灼似的暑熱中震顫。現在正盛放着花朵，像血紅色披肩似的，滿展在丘陵斜面的苜蓿田上空，有一隻巨大的鶴鷹，展開很長的翅膀，靜靜地悠然飛舞。還有那繁茂的蠶豆田上，像降過雪也似的開展着白色

花瓣，而在一旁的馬鈴薯，現出像在守望似的神情。還有，那窪地上有二三塊種蒔亞麻的土地，開出淡黃色的美麗花朵——正如孩子抬頭眺望那猛烈陽光，覺得刺眼似的情形一般。

所能看望到的景物都有不可思議的美！太陽愈加增長了炎熱，無限地把開放在田野上的，爛漫花朵底香氣吹送過來的微風，又是多麼芬芳馥郁，它以賦與新生命的力量，在田園一帶傳揚，使人們底心境，爲之盡量的舒暢地開放。

亨卡對這含有無限慈愛的大地，像要接吻似地蹲下身子說話：

「啊啊，這塊我的土地……真是值得感謝的，神聖清淨的土地！」

教堂的鐘聲爽朗地在空氣中波揚過來。

「啊啊，主耶穌·基督，世界一切都是主的！——這廣大的世界完全是主的……」她重又熱心地喃喃的唸着祈禱文句，虔敬地崇讚上帝。

正在這當兒，就在她的近旁，聽到有一種衣服在嚙嚙擦動的微音，驚訝地回身看時，那邊櫻樹下面的籬笆旁邊，雅格娜獨自一個人靠在上面，現出茫然的神色，正在深切地沉思。

「真是的！我底心想要有一分間的安靜也不可能！」亨卡在心裏喃喃地說。祇要一看到雅格娜底姿態，過去的辛酸記憶就立刻甦生轉來——全然像受到荊棘突刺也似的疼痛……

「對了！有田地要當作遺產送到她底手裏去了。要拿到整個的六愛克，真是的，這女強盜！」亨卡在心裏這樣閃動時，立刻對她背轉身，現在，嘴唇裏不再像剛才那樣的，有明朗的祈禱文句唸出來了。不但被辛酸記憶的獵狗所追逐，還像被緊緊地咬住似的，過去日子裏所受到的無數慘痛

和侮辱，都回醒過來，煩惱着亨卡底心。

正午過去了，畏縮在樹木和家屋下的影子，次第伸長了爬出地面；把葉尖對向太陽的麥叢裏面，蟋蟀輾輳似地發出低微的歌聲。不時的還可以聽到昆蟲的翅聲和鵲鳥的啼鳴。然而氣候却在熾烈地不絕增加暑熱。

彌撒終了的時候，從教堂裏漾溢出來的婦女們，有很多都走到池水邊去，脫去皮鞋涼爽裸足，但亨卡並沒有這種悠閑的時間。道路上的人和馬車很是嘈雜，她不能不匆忙地趕回家去。

老波利挪穿上死裝，靜靜地橫着。

屋子中間寬大的寢椅上，他的屍骸被蓋住，白布橫躺在上面，這周圍完全點上了聖燭。身體已經揩洗清淨，頭髮也梳光了，鬚鬚雖剃的很是光滑，但也許是阿姆勃羅司老爹使用剃刀不小心的緣故吧，在很深的傷痕上貼着紙片。穿的是他所有的衣着裏面最最高貴的衣服，正是和雅格娜結婚的時候新做的，那件附有白色頭巾套的外套，條紋的長袴和靴子也完全是新的。他那雙因了經過長年勞動而變得粗糙的手裏，握住欽斯特霍華的聖女像。

爲了要使屋子裏涼爽起見，在一旁放上一大桶冷水。靠近屍體近旁放着的很大瓦器裏面，滿盛的杉實正在燻焙。濃香的青煙正嫋嫋地飄蕩，因此房間裏面變成煙霧繚繞的很是朦朧，在這幽邃的感覺中，恰如將有崇嚴的死魔會現出神祕的姿態一般。

瑪蒂亞斯·波利挪——他實在是一個剛強的，機敏的，信心深切的基督教徒，農民，先祖世代相傳的大農家——列普卡村第一等有名望的人物——的屍骸，現在正是這樣的被靜靜地橫在